



## 清代咏香诗纵论

## ——以《烧香曲》为中心

陈才智

**摘要:**清代咏香诗堪称集前代之大成,是中国香文化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以《烧香曲》为窗口,足可一窥其貌。清初诗坛盟主钱谦益之作开风气之先,可谓清代咏香诗之滥觞,从清初到中后期,陈维崧、王昊、陈廷敬、金农、李宗渭、弘历、永忠、刘墉、王芑孙、毕沅等均有《烧香曲》之作,有些诗人还不止一首;程晋芳、沈初、赵德珍则专门撰有《拟李商隐烧香曲》。以《烧香曲》为中心的清代咏香诗作,体裁有同有异,角度各有偏重,风格各有特色,是贯联有清一代咏香诗的重要线索,折射出清代香文化的繁兴之貌。

**关键词:**清代;咏香诗;烧香曲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1)03-0092-10

## 一、开风气之先:诗坛盟主钱谦益

探讨清诗咏香之作,不妨以《烧香曲》为一窗口。从诗坛盟主钱谦益开始,其《和烧香曲》:

下界伊兰臭不收,天公酒醒玉女愁。吴刚盗斫质多树,鸾胶凤髓倾十洲。玉山岿峨珠树泣,汉宫百和迎仙急。王母不乐下云车,刘郎犹倚少儿立。异香如豆著铜环,曼倩偷桃燕博山。老龙怒斗搜象藏,香云罨靄笼九关。笼香长者迷处所,青莲花藏失香语。灵飞去挟返魂香,玉杖金箱茂陵土。烟销鹤尾佛灯红,梦断钟残鼻观通。杂林香市经游处,衫袖浓熏尽逆风。<sup>[1]628</sup>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性格和经历复杂,在政治旋涡与人生抉择之中备受煎熬。因生当明末清初,其诗歌理论主要是针对明诗流弊而发。康熙二年(1663年),

62岁的冯班集合里中友人赋诗,结为成社。严熊以社中所赋《初会诗》示之,钱谦益以《和长至日文谯》《和腊梅》《和烧香曲》等三诗和之<sup>①</sup>。《和烧香曲》一诗本事,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云:

钱蒙叟《有学集》以有指斥国朝之语,遂被厉禁。焚书毁板,几与吕晚村、戴南山诸人等。二百年后,遗集始稍稍复出。尝取集中诸诗文,一一勘校,虽指斥之词触目皆是,然大抵愤激诅詈之语,未尝有实事之可指,尚不如翁山诗外所咏轶事,有裨翦,胜异闻。不知身后受祸,何以如此其酷!唯《有学集》第十三卷中,有《和烧香曲》一首,词气惆怅迷离,若有所指。疑当时宫闱中,必有一大事,为天下所骇诧者。虽以东涧老人之颜厚言巧,谬托殷顽,亦不敢质言其事,而托之拟古耳。《义山集》中有《烧香曲》,故此以和名。东涧生平不作昌谷、玉溪体,尤见此诗之有为而发也。……此诗

收稿日期:2020-12-07

作者简介:陈才智,男,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 100102),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西方汉学研究。

与梅村《清凉山赞佛》诗似可参观。<sup>[2]82</sup>

《和烧香曲》诗中用典颇多。钱牧斋熟谙佛乘道书，故能触类旁通。伊兰，本指有臭气的恶草。佛经中多以伊兰喻烦，以栴檀木的香味喻菩提。《翻译名义集》引《观佛三昧海经》云：“而伊兰臭，臭若胖尸，熏四十由旬，其华红色，甚可爱乐。若有食者，发狂而死。”《首楞严经》云：“若香臭气必生汝鼻，则彼香臭二种流气不生伊兰及栴檀木。”又指赛兰香的别称。杨慎《艺林伐山》卷六：“伊兰花：蜀中有花，名赛兰香。花小如金粟，香特馥烈，戴之发髻，香闻一步，经日不散。曾少岷为余言：此花之香，冠于万卉，但名不佳。……则伊兰即此花也，西域以之供佛。”杨慎《伊兰赋》：“英英有兰，猗猗其美，溢以伊兰，实以邛始。”钱牧斋诗，多处言及佛经中之香，如《二王子今体诗引》云：“今佛所取栴檀兜楼婆上妙之香，此方无有。汉世西人贡香宫门，上著豆许，闻长安四面十里，经月不歇。今皆漂沉厕溷中，唯伊兰臭秽，充满三界。诸天愍之，改令此世界中，得以文字妙香，代为佛事。……牛头栴檀，产于摩耶罗山，与伊兰丛生，过者弗视也。及其条枝布叶，芳香酷烈，伊兰四十由旬之臭，一瞬灭熄。天帝乃始择而采之。修罗兵斗，用以止血。善法堂之战胜，得草木之助焉。”<sup>[1]858</sup>《吾宗篇寿族侄虎文八十》：“牛头栴檀，产于末利山中，与伊兰丛生不殊。其香之逆风而闻者，岌岌乎难之矣。”<sup>[1]953</sup>《香观说书徐元叹诗后》：“牛头栴檀，生伊兰丛中，仲秋成树发香，则伊兰臭恶之气，斩然无有。取元叹之诗，杂置诗卷中，剔凡辟恶，晋人所谓逆风家也。……吾向者又闻呵香之说。昔比丘池边经行，闻莲花香，鼻受心著。池神呵曰：‘汝何以舍林中禅净，而偷我香？’俄有人入池取花，掘根挽茎，狼藉而去，池神弗呵也。”<sup>[1]1568</sup>《后香观说书介立旦公诗卷》：“子不闻青莲华长者之鬻香乎？池神之护香也，长者之鬻香也，其回向之大小，区以别矣。长者了知一切如是一切香王所出之处，了达诸治病香，乃至一切菩萨地位香，知此调和香法，以智慧香而自庄严，于诸世间，皆无染着，具足成就。长者所鬻之香，即人间罗刹界诸欲天之香，亦即池神所护呵之香，岂有铢两差别哉！此世界熏习

秽恶，伊兰膨胀之臭，上达光音天。”<sup>[1]1570</sup>

吴刚，字质，故亦称吴质，传说中月中神仙名，本西河人，学仙时不遵道规，被谪于月中砍伐桂树。桂树随砍随合，吴刚永不得止。月中有桂树、仙人，晋以前即传其说，唐时传此仙人即吴刚<sup>②</sup>。质多树，指帝释之住处忉利天宫之质多树，又称圆生树，典出《翻译名义集》三十三：“天有波利质多罗树，其根入地，深五由旬，高百由旬，枝叶四布五十由旬。其华开敷，香气周遍五十由旬。”十洲，东方朔《十洲记》：“凤麟洲多凤麟，仙家煮凤喙及麟角，合煎作膏，名之为续弦膏，亦名连金泥。武帝天汉三年，西国王使至，献此膏四两。帝幸华林园射虎，而弩弦断，使者上胶一分，使口濡以续弩弦。帝惊曰：异物也。使武士数人共对掣引之，终日不脱，如未续时。”玉山，即《山海经》所云“玉山西王母所居也”。郭璞曰：“此山多玉石，因以名云。《穆天子》传谓之群玉之山。”珠树，《淮南子》：“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上有木禾，其修五寻，珠树玉树树璇，不死树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东，绛树在其南，碧树瑶树在其北。”<sup>[3]卷四</sup>百和，《汉武内传》曰：“七月七日设座殿上，以紫罗荐地，燔百和之香，张云锦之帐，然九光之灯，设云门之枣，泛蒲桃之酒，帝盛服立于陛下以待云驾。”倚少儿，杜甫《宿昔》诗：“落日留王母，微风倚少儿。”异香如豆，《汉武故事》云：“七月七日，有青鸟从西来。东方朔曰：‘西王母暮必降。’上方施帷帐，烧具末香。香兜具国所献也。香大如豆，涂宫门闻百里。”张华《博物志》卷二载，有西国使献香者。汉制，不满斤不得受。使乃私去著香如大豆许，在宫门上。香闻长安四面十里，经月不歇。杂林，指帝释之住处忉利天中的杂林苑。“杂林苑，诸天入中所玩皆同，俱生胜喜。”<sup>[4]卷一百三十四</sup>钱谦益诗用杂林苑之典者，还有《袞孝升四十初度附诗燕喜凡二十二韵》“鸟命频伽共，花心杂苑骈”，《采花酿酒歌示河东君》“嗔妬不忧天帝责，业力更笑鱼龙忙。它时杂林共游戏，还邀舍脂醉一轮”等。香市，指帝释之住处忉利天中的香市。《法苑珠林·三界篇》：“忉利天有七市，第一谷米市，第二衣服市，第三众香市。”<sup>[5]卷六</sup>钱谦益《驾城惜别》诗云：“香分忉利市，花合夜摩天。”《灯屏词》其六亦

云：“香风却载红云下，忒利新看香市回。”

总之，质多树、鬻香长者、青莲花藏、鹊尾、鼻观、杂林、香市、逆风诸语，皆用释藏故实。至于吴刚、鸾胶凤髓、十洲、玉山、珠树、百和、王母、刘郎、异香如豆、曼倩偷桃、灵飞、返魂香、玉杖金箱诸语，则皆与六朝小说或道家传说有关。而通篇所咏，不离一“香”字。《春冰室野乘》谓“愤激詈骂之语，……与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诗似可参观”，其言发人深省。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杂用王母、汉武帝和东方朔故实，与钱牧斋《烧香曲》颇有相通，而唐人多以王母喻贵妃。张尔田《张孟劬先生遁堪书题》“吴注《梅村诗集》”下《清凉山赞佛诗》条：“‘陛下寿万年’，世祖信佛，当时必有传为不死之说者。木陈和尚有《骨龕侍香记》一书，乾隆间，以其妖言，诏毁之。梅村所咏，或具其中，但不能一证也。”<sup>[6]</sup>周法高《读钱牧斋〈烧香曲〉》认为：“盖于清世祖与董妃事有关，因《清凉山赞佛诗》，诸家皆认为与董妃有关也。”所谓《骨龕侍香记》之“香”，大堪玩味。夫以释子撰呈御览之书，叙述贵妃死事，乃云“侍香”，绝非泛泛之语，必有所指。或者董妃与香有关，故牧斋以《烧香曲》咏董妃事，亦犹木陈之“侍香”。“灵飞去挟返魂香，玉杖金箱茂陵土”，为咏董妃死而世祖驾崩之事，其他则杂用与香有关之故实，亦极僻艳峭涩之致<sup>③</sup>。所论典实，可供参考。

## 二、清代初期《烧香曲》之作初兴

与钱谦益同时代的熊文举亦有《烧香曲》：

大河黯涩泣枯鱼，古岩搂搜捋虎须。  
茱萸寒色□侵臆，霜华不下障荷蕖。银屏小六窃分炷，花枝□艳明云母。东风作意动□旌，岂□合情向谁吐。□云呵镜海天昏，月浪填波冷浸门。直为景阳宫□死，杜鹃啼老古芳魂。飘萧袅焰凌霄气，渺邈空□湘水意。愿同朗照入君怀，销尽人间邪僻事。函□[谷]紫散青牛度，茂陵渴损思仙露。<sup>[7]卷二十一</sup>

熊文举（1595—1668），字公远，南昌新建人，驰名清初文坛，极享盛誉。其《烧香曲》作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乙酉，也就是明弘光元年，那

正是明清交替至关重要的一年。此卷《七言古歌曲杂体》序曰：“乙酉七月，以病请乞南还。舟泊津门，友□龚都垣、曹侍御以五言古体十余篇见□，词仿河梁，读之感慨，是时与年友朱子□方舟而下。子美工于诗，一日谂予云：是□为五言古百章，追古作者，舟至邗水于□诗一百七十章，子美得诗一百三十章，□□交评不穷，极建安□□之响，不包□□，再与予约为七言古，而舟过石城，家□□近上游，未靖警报，频闻岁晚孤蓬飘零，□上心烦意乱，遂废隳靡。今年卧病荒村，□感多端，不复留心吟咏，长夏悯禱，北□□永，偶取旧钞，评长吉、温李诸古体短讽□吟，欣然会心，辄有临仿，体虽拟古，意每□今，至押韵必步前人，亦以止于是而不□，尤是规尺度寸，不敢以滔滥恣川而隐□裂也，循笔队落，都乏剪裁，后之览者，以□秕糠甘之矣。”<sup>[7]卷二十一</sup>参读此序，可见《烧香曲》一篇，虽写于王朝鼎革、山河巨变之际，言外却并无钱谦益问题之作别有深意。

上云冯班组织的成社中，以诗示钱谦益的严熊（1626—1691）乃钱谦益入室弟子，亦常熟（今属江苏）人，严栻之子，文震孟外甥，有《严白云诗集》二十七卷，卷一有《烧香曲》：

君不见，贾家小女花盈盈，青琐窥郎目已成。异香珍重千万意，才著郎衣四座惊。又不见，荀令香炉旦夕熏，中然朱火扬烟青。旁人闻香不知价，但见过处三日馥芳馨。烧香自古有佳话，贾家荀家最知名。长安甲第制度精，蝼蚁蜥蜴难潜形。红帘翠幕窗户闭，蹲猊睡鸭暖气徐徐生。浓香艳腻长淫思，飞仙堕地不复行。我有一香非世情，我歌君试洗耳听。青州布衫重七斤，鸠柴架屋四两轻。空山隆冬雪三尺，狐兔猬缩，鸟雀冻无声。鸺鹠啼风虎伥舞，佛灯鬼磷相晶荧。地垆腾腾煨榾柮，此香此味，当与贾家荀家谁弟兄？<sup>[8]卷一</sup>

诗中对比着描写香史最有名的两个典故。其中贾家，指晋朝贾充之女午都偷香赠情人韩寿之事。韩寿是西晋美男子，家世又好，“善容止，贾充辟为司空掾。充每讌（宴）宾僚，其女辄于青琐中窥之，见寿而悦焉……女大感想，发于寤寐。婢后往寿家，具说女意，并言其女光丽艳



逸，端美绝伦。寿闻而心动，便令为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潜修音好，厚相赠结，呼寿夕人。”<sup>[9]</sup><sup>1172</sup>贾充女与韩寿私通，以帝赐充之西域所供奇香赠韩寿，用之累月不去。贾充计帝唯将此香赐己，故疑韩寿与女通，拷问女婢，尽知其情，充乃秘其事，以女妻韩寿。后多用以喻男女暗中通情，如唐李端《妾薄命》诗“折步教人学，偷香与客熏”。所云荀家，指荀彧，彧字文若，为汉侍中，守尚书令，传说荀彧衣带有香气，坐处留香，所到之处，香氤经日不散，人称令君香，故黄庭坚《观王主簿家醖醺》诗云“日烘荀令炷炉香”，吕渭老《品令》云“宝香玉佩，暗解付与，多情荀令”，王之道《浣溪沙·和张文伯木犀》云“衣与醖醺新借色，肌同薝蔔更薰香。风流荀令雅相当”。

陈维崧(1625—1682)作文敏捷，词采瑰伟，吴伟业誉为“江左凤凰”。一代诗宗王士禛(1634—1711)评价陈维崧说：“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亦有偃蹇于生前，而振耀于身后者，故友阳羨陈其年，诸生时老于场屋，小试亦多不利，己未鸿博之举，以诗赋入翰林，不数年病卒京师。歿后，其乡人蒋京少景祁刻其遗集，无只字佚失。皖人程叔才又注释其四六文字行于世，此世人不能得之于子孙者，而一以桑梓后进，一以平生未识面之人，而收拾护惜其文章如此，亦奇矣哉。”<sup>[10]</sup><sup>卷十</sup>陈维崧有《烧香曲》，诗云：

新寒跨火小屏前，昼袴文綦绝可怜。

赏聚不烦烧鹊脑，病怀端自怕龙涎。鸭炉  
好与欢同誓，犀合仍留字纪年。惟有香烟  
与依似，一条孤细直如弦。<sup>[11]</sup><sup>卷十④</sup>

首联以一位女子口吻写出，天气刚冷，小屏烤火，其衣妆楚楚可爱。颌联写欢赏相聚，自不必烦劳薰烧鹊脑香以消忧，而相思成病之际，却偏偏怕闻龙涎。颈联写此女好与情人炉前盟誓，并书字纪年。末二句以香烟比拟自己性情孤直如弦。全诗大意是说：天已转冷蹲坐烤火在小屏风前，花裤子配上彩鞋实在令人爱怜。欢赏相聚不必烧鹊脑以帮缠绵，染病情怀却真是害怕焚香龙涎。金鸭香炉正好和情人同来盟誓，犀牛钿盒还留着往日题字纪年。唯有那焚烧的香烟和依家相似，一条一条孤单纤细笔直如弓弦。新寒，指气候开始转冷。元人马臻《漫成》

诗之三：“大风小雨戒新寒，隔水枫林叶已丹。”纳兰性德《蝶恋花》词：“明日客程还几许，沾衣况是新寒雨。”跨火，跨过火堆，本是一种民俗。《北史·倭传》：“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悦者即为婚。妇入夫家，必先跨火，乃与夫相见。”后来也泛指蹲坐在火旁取暖。如陆游《闲步至鞠场值小雪》诗：“归来跨火西窗下，独数城楼长短更。”袴，同裤。綦，本为鞋带，后借指鞋。文綦，有花纹的鞋。鹊脑，鹊的脑髓。相传烧后入酒，与人共饮，可令人相思。《太平御览》卷九二一引《淮南万毕术》：“鹊脑令人相思。”原注：“取鹊一雄一雌头中脑烧之于道中，以与人酒中饮，则相思。”龙涎香，抹香鲸肠胃的分泌物，极名贵的香料。宋人刘过《沁园春·美人指甲》词：“见凤鞋泥污，偎人强剔，龙涎香断，拨火轻翻。”鸭炉，熏炉形制多作鸭状，故名。范成大《西楼秋晚》诗：“晴日满窗鳧鹭散，巴童来按鸭炉灰。”同誓，典出《乐府诗集·杨叛儿》：“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犀合，犀角所做的首饰盒。元人徐再思《梧叶儿》：“盒开红水犀，钗点紫玻璃。”纪年，典出元尹世珍《琅嬛记》卷上：“蓝桥驿乞玉浆，黑犀盒子下款‘妙观三十二年，周旋多庆，先音永宝’十四字。”(《修真录》)直如弦，语出《后汉书·五行志一》载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全诗典故频出，一派富丽典雅之气。

陈维崧又有《顾尚书家御香歌》：

猎猎朔风翻毳帐，营门紫马屹相向。陈生醉拗珊瑚鞭，蹀躞闲行朱雀桁。顾家望近尺五天，顾家父子真好贤。开门揖客客竟入，留客不惜青铜钱。玉缸泼酒酒初压，秦筝促柱弹银甲。绿鬟小史意致闲，动爱微红添宝鸭。陈生此时闻妙香，欲言不言神茫茫。心知此香世间少，得非迷迭兼都梁？主人重取兰膏煎，此香旧事还能说。忆昔初赐长安街，金瓯天下犹无缺。至尊桂殿日斋居，千首青词锦不如。绿章夜上龙颜喜，第一勋名顾尚书。嵯峨紫塞榆关道，白雁黄沙风浩浩。万马奔腾夜有声，三关萧瑟春无盗。尚书辛苦镇居延，络绎黄封赐日边。非关小物君恩重，为许名

香国史传。镂金小盒宫门出,中涓一骑红尘疾。亲题万颗小金丸,犹是昭阳内人笔。只今沧海已成田,留得天香几百年。拢来绮袖人谁问,熏罢银篝味不全。白杨已老尚书墓,世间万事都非故。主人语罢客亦愁,留客牵衣客不住。君不见:客衣零落讵堪论,半渍香痕半泪痕。忍看天宝年间物,我亦东吴少保孙。<sup>[12]卷一</sup>

此诗因陈维崧访问顾尚书故居而作,用第一人称入手,借写顾家好客,从燃明朝所赐御香这一角度,抒发历史兴亡之感,与清初流行的梅村体同一风致。光绪间饶智元《明宫杂咏》“万颗香丸金镂合,殿头宣赐顾尚书”<sup>[13]255</sup>,注文所引典实亦为《湖海楼集·顾尚书家御香歌》。那么,顾尚书是谁呢?依据《锡金识小录》和《感旧集》,有人认为是顾可学<sup>[14]626⑤</sup>。《感旧集》卷十一确实收录有《顾尚书家御香歌》,《锡金识小录》也确载有顾可学优童李玉等事<sup>[15]611</sup>,但据清人李琪《崇川竹枝词》:“勋名第一顾尚书,阳羨陈生访故居;记得御香吹不散,座中三日惹衣裾(明郡人顾养谦征倭有功,后人有《顾尚书家御香歌》)。”<sup>[16]1576</sup>可见《顾尚书家御香歌》中的顾尚书,应指顾养谦(1537—1604),字益卿,号冲庵,南直隶通州(今江苏南通)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历任工部主事、郎中、福建按察僉事、广东参议、副使。坐事调为云南僉事,抚服顺宁土官,进浙江右参议。万历十四年(1586年)任辽东巡抚、擢任蓟辽总督、兵部尚书。终协理京营戎政、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顾养谦为人倜傥豪迈,以才武称于蓟辽。谥襄敏。有《冲庵抚辽奏议》《督抚奏议》等。王士禛《感旧集》选有此诗。此后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也选入此诗,并评价说:“迤邐而来,转出御香,见尚书当日得君之专。沧桑以后,万事都非,故物犹存,感慨系之。然尚书以青词得幸,亦非正人,中藏有微词在。”以青词得幸,乃当时不得已之时势,无人可逆,不必厚非。

太仓十子之一王昊亦有《烧香曲》:

桂花露湿南闺暮,朱火青烟暗相护。墙角明蟾方欲斜,罗幌氤氲锁烟雾。何处风飘蕙麝香,阑干十二郁金堂。午夜轴帘闻细步,玉人犹自怯新凉。石墨微红博山

蕙,云母薰来绕鱼缣。宵柝空传第几声,虚廊啼杀闲蜻蛚。回首银湾剩两星,炉边缕篆尚青青。那堪此夜秦楼月,一曲箫声梦历听。<sup>[17]卷十七</sup>

此诗作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己亥。正是在这一年,王昊(1627—1679)与黄与坚、王曜昇、顾涓等为“嘉定钱粮案”<sup>⑥</sup>无端牵连,被革除功名,王昊甚至银铛入狱。第二年九月,当王昊在苏州被械送北上,押解进京时,吴梅村不避风险,满含悲愤写下《送王子惟夏以牵染北行》《别惟夏》两诗送之。至京受审,王昊受尽凌辱。后虽免罪,但家产已变卖几乎一空。转年又为“奏销案”<sup>⑦</sup>牵连,被革除诸生名籍。自此家计日益困窘,常纵酒消愁,借诗抒愤。《烧香曲》写夜幕之际,玉人在南闺烧香,篇首“朱火青烟暗相护”,足可兴起一场文字狱,盖“朱火”难免令人想起朱明王朝,而“玉人犹自怯新凉”,“炉边缕篆尚青青”,更是言外有余音,语外有深意。此诗无论作于“嘉定钱粮案”之前还是之后,均可感受其中别有深意,绝非泛泛咏香之作。改朝易代之际,江南文士感受的家族与身世不幸至为强烈,鼎革之变让他们经历了大忧患,感受到大失落,体味到大悲凉。他们肝肠寸断,无力回天,痛苦莫名,唯有借诗歌曲折流露对新朝的不满。此诗虽颇有黍离之悲,但以绵丽为工,以悲壮为骨,与吴梅村“容娇气壮”<sup>⑧</sup>的风格十分近似。

陈廷敬有《和人烧香曲》:

不论年老与身忙,万劫浮生坐里长。

何限婆娑闲世界,能消几许六铢香。<sup>[18]卷十九</sup>

陈廷敬(1638—1712),泽州(今山西晋城)人。此诗作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陈廷敬68岁时,扈从皇帝南巡归京。写来轻松自在,风调从容。再来看金农的《烧香曲》:

罗汉松,菩萨泉,常供长生绣佛前。吴侬新嫁羽林郎,夫婿贵盛年正强。昨宵欢赠明月珰,翠幕梳头发好看。堆起乌云十八盘,退红衫子画双鸾。一春逢庙烧香早,来岁阿侯怀中抱。<sup>[19]甲戌近诗</sup>

金农(1687—1763),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此诗作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用乐府体,以一位新嫁的吴侬少妇口吻,写她到庙里烧香祈

愿,希望能早生贵子,笔致是十足的江南民歌风格。这首诗,有金农书迹传世,款署“仙坛扫花人并题”,款下钤:金吉金印(朱文方印)<sup>[20]371</sup>。

李宗渭有《烧香曲》:

青楼闲夜月照空,湘帘不卷春重重,美人一笑花始红。炉中水沈君自蒸,那得不美双烟浓。<sup>[21]卷二</sup>

这首古体诗丽而不佻,神韵悠扬,真得于中而发者。“湘帘不卷春重重”,令人联想起陆游《书室明暖终日婆娑其间倦则扶杖至小园戏作长句》的名句“重帘不卷留香久”。作者李宗渭,字秦川,嘉兴(今属浙江)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举人,官永昌知府。曾遨游南北,足迹至于陇右、湘中。工诗,年少时即为朱彝尊所赏。著有《瓦缶集》十二卷。其诗多为古体,风格力摹六朝,辞气温雅,语多骈俪。写景之作尤所擅长。嘉庆以后,诗坛盛行《文选》体,至清末,出现一个汉魏六朝诗派,专以模拟汉魏六朝为准则,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七认为,推原其始,“宗渭实为开端者”。这首《烧香曲》亦可见一斑。

### 三、清代中后期《烧香曲》之广行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清代中后期《烧香曲》之广行,与最高统治者的推重密不可分。乾隆皇帝有《烧香曲》:

镂银匙子红芙蕖,双金细箸头珊瑚。宣铜流金乳耳炉,活灰冉冉云翠铺。兽焰光腾红映座,分来细壅安隔火。霜天如水月华寒,玉槩三两明珠堕。小炷沉香灰半残,黄云一穗袅帷檐。静参得意六根遣,呼童且莫卷重帘。<sup>[22]302</sup>

这首御制诗展现清宫熏燃沉香的器具及场景,生动而富有代表。全篇仅一句重在写意,即“静参得意六根遣”,道出香熏所悟,其余皆属刻画,雕镂细致,雍容华贵,不愧帝王气象。第一联“镂银匙子红芙蕖,双金细箸头珊瑚”,描写香匙和香箸。香匙是移取香料或香灰时所用的器具。由于香料和香灰本身的特性,以手直接接触香料容易沾染汗渍,所以基本上都使用香匙完成。火箸是燃香时处置香灰炭火和取放

香块的工具。香匙和火箸一般放置于固定的香瓶内,香瓶、香匙和火箸三位一体。诗句所写,香匙为银质镂空荷花纹,香箸为银镀金质,顶部镶嵌珊瑚,可以想象其精美。双金,是“双南金”的略语,指优质黄金。

第二联“宣铜流金乳耳炉,活灰冉冉云翠铺”,描写香炉和香灰。从诗句看,乾隆使用的是铜鎏金的仿宣德双耳铜炉,这类铜炉在清宫中很多,主要是雍正和乾隆时期仿制的。在清宫绘画《清人画弘历是一是二图像》中,乾隆书桌上摆放的青铜仿古香炉,在旁侧的桌上还摆放着三足香炉。第三联“兽焰光腾红映座,分来细壅安隔火”,描述沉香燃烧,提到香盘和隔火。香盘是承接香灰的底盘,往往与香插搭配使用,隔火是燃香时香火与香块之间的隔离器具,保证香块充分燃烧和香气有序挥发。第四、五两联“霜天如水月华寒,玉槩三两明珠堕。小炷沉香灰半残,黄云一穗袅帷檐”,描述品沉香的意境,在风清月高之夜,室外银霜如水,屋内书桌上的蜡烛散发着清幽的光芒,乾隆皇帝独坐窗前,一缕淡淡的沉香悠然散发,清香最适宜修身养性,这对于一向以文人雅士自居的乾隆皇帝来说,“添香夜读书”,这种意境正是他的追求<sup>⑨</sup>。从诗句中可以看到,此时乾隆在居室内的所用的沉香应为线形炷香,插在宣铜炉上使用。

最后,“静参得意六根遣,呼童且莫卷重帘”,描述品香的效果,看来,在缕缕淡雅的沉香中,乾隆已得到满足与释怀。六根,佛语谓眼、耳、鼻、舌、身、意。根为能生之意,眼为视根,耳为听根,鼻为嗅根,舌为味根,身为触根,意为念虑之根<sup>⑩</sup>。“莫卷重帘”,用陆游“重帘不卷留香久”的诗意。

乾隆皇帝与清代香文化的关系还可作一篇大文章,此处只提一桩小点缀。得到乾隆万般宠幸的容妃,被称为香妃娘娘。身上散发的香味来自中原所无之沙枣树所开之花的香气。这种沙枣树被称为“中亚香水之树”,别名银柳、香柳、桂香柳、七里香,落叶乔木,属胡颓子科胡颓子属;果实小而酸涩,但繁殖能力强,成活率高,是极少能在戈壁滩上生存下来的树。每年五六月沙枣花盛开,西域大地就如同巨大的



香炉,日夜焚烧着沙枣花,这种小白花散发出的清香,馥郁热烈,令人陶醉晕眩。

再来看同为一宗的爱新觉罗·永忠之《烧香曲》:

兰缸夜久钗虫缀,金篆添香红火热。

暖云不散锦帏春,残灰小印梅花雪。<sup>[23] 684-685</sup>

这首颇为别致的绝句,虽为写景,但不落俗套。后两句一暖一寒,对比有致,将夜添香的一桩雅事,收结得饶有韵致。作者永忠(1735—1793),字良甫,号敬轩,又号蕺仙、延芬居士等。其祖父为康熙第十四子允禔,在与皇四子胤禛争位中落败,被雍正软禁,直到乾隆继位才得释,并复封恂郡王。经过这样一场政治斗争,允禔觉得很失意,晚年皈依佛道。永忠的父亲弘明,雍正十三年(1735年)封为贝勒,因父亲连累,终身不得一实职,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卒。弘明深受父亲影响,无意红尘,独衷佛道。弘明给几个儿子每人一套棕衣、帽、拂,要他们远避官场,保全身首。永忠体会父意,遂自号“栴檀道人”。后来受职,甚至封授“辅国将军”,但情近佛道,留意诗、书、画,俱有名气。永忠与曹雪芹并不相识,当偶尔从敦诚叔叔墨香处看到《红楼梦》时,感到一种终生的遗憾。因为当时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曹雪芹已经去世五载。他满怀悲愤写下《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其中第一首绝句被视为《红楼梦》定评:“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永忠从《红楼梦》中看到自己家族的兴衰过程,也从贾宝玉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历仕乾嘉两朝的内阁重臣刘墉有《烧香曲》:

鹤骨龙筋几岁僵,凝来脑髓浣心肠。

已成枯槁无生体,正有氤氲不尽香。沈水一痕苍玉重,博山双缕紫云翔。何人解试

无烟火,午夜清斋证坐忘。<sup>[24] 卷十二</sup>

刘墉(1720—1805)与纪昀、和珅并称乾隆朝三大中堂,聪明绝顶,为官刚正,还是著名书法家,帖学之集大成者,被誉为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其余三人为成亲王、翁方纲、铁保)。此诗持诚老道,工稳得体,一如其书法风格。王芑孙(1755—1817)有次韵之作《烧香颂用天香

主人韵》:“海南枯木堕崖僵,趣领非烟有别肠。试与温存心似结,断难磨灭骨犹香。银屏六曲貌壶静,纸帐双钩鹤篆翔。班范有书都读尽,毗尼小坐觉形忘。”<sup>[25] 卷六</sup>班范,汉代班固、南朝宋范晔的并称。毗尼,梵语 vinaya 的译音,又译作“毗奈耶”,意为律。《楞严经》卷一:“严净毗尼,弘范三界。”颜真卿《抚州戒坛记》:“学徒虽增,毗尼未立。”屠隆《昙花记·夫人内修》:“莲台宝刹新构起,云冠严净毗尼。”

另一位清代学者型高官毕沅有两首《烧香曲》,一首云:

凉云不流花满地,玉钗影湿霜光腻。

闲庭拜月月西沈,灯掩残红眉锁翠。博山金炉香袅丝,丝丝缭绕如妾思。烟消灭死顷刻尽,所思那有断绝时。<sup>[26] 卷二</sup>

另一首《烧香曲》云:

鹤尾炉深埋兽炭,闲焚石叶供清玩。微烟未动气先熏,渐近濛濛一阁云。慧心悟得留香法,尽掩铜铺下帘押。小雨愔愔薄暮时,恰当紫燕一双归。开帘纳燕香飞去,宛似郎行留不住。无繆独坐画屏前,犀合金匙绝可怜。冀郎鉴妾真诚意,默祷添香作心字。碧篆消残郎不回,妾心龙脑两成灰。起收宜爱芙蓉匣,小玉移灯铺绣榻。早知鸳被覆离鸾,悔不鸡窗陪睡鸭。<sup>[26] 卷十五</sup>

两首《烧香曲》,一为七律,一为七古。虽体式不同,但角度一致,均为以香为喻,描写女子表达对情郎的情思。前首是写拜月焚香,后首是写焚心字香。前者更多士大夫情调,后者则颇近齐梁宫体诗、元白长庆体艳情诗的风范。同治间,娄县优贡生沈祥龙(1835—1905)《烧香曲》“东风吹遍申江道,垂柳夭桃媚春晓。香车油碧穿花丛,中有吴娃坐窈窕。时逢朔旦晴阳鸿,管弦嘈杂神祠中。粉肌玉貌矜妖态,痴蝶狂蜂逐艳踪。……重匀粉面换绡衣,更望芳踪踏青去。”<sup>[27] 51</sup>风调旖旎,与毕沅《烧香曲》七古一首颇为相近,不过,两诗毕竟还算发乎情而止乎蕴藉。而其中香这一意象的比拟,起到很好的缓冲作用。相比于词体而言,诗体与香在言情的尺度和力度上,自然会略逊一筹,这也是表达形式制约表达内容的一个案例。

#### 四、清人拟李商隐《烧香曲》之作

除钱牧斋《和烧香曲》之外，清代还有三首模拟李商隐《烧香曲》的诗作，值得单独一提。一首是名儒程晋芳的《烧香曲用玉溪韵》：

仓琅掩夜双悬鱼，花□穗凉飘粉鬚。髹文横几鹊尾炉，画屏倒影垂青蕖。锦囊坼封碎檀炷，睡蝶惊飞燕呼母。折绣匀纱护绛窗，只许浓烟向中吐。珠斗迷离桂影昏，宝书细字销愁闷。丁东坠漏戛瑶瑟，袅袅翠线通吟魂。苍龙涎白化云气，缪绕皆传不平意。绡帷梦去暖氤氲，鸚鵡调簧说香事。论石量烧勿限度，架上红薇少新露。<sup>[28]</sup>524-525

程晋芳（1718—1784）以家世为盐商迁至江都（今江苏扬州）。以诗学自信，袁枚称誉他“平生绝学都参遍，第一诗功海样深”<sup>⑩</sup>。此诗作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这一年，程晋芳请假南归，由于旧家早已卖于别人，他在淮安并未久留，便南游扬州、吴中等地，和当地友朋品诗论画。仓琅，即仓琅根，指装置在大门上的青铜铺首及铜环。仓，通“苍”。《汉书·五行志中之上》：“木门仓琅根。”颜师古注：“门之铺首及铜钹也。铜色青，故曰仓琅。铺首衔环，故谓之根。”司马光《二月中旬虑问过景灵宫门始见花卉呈君倚》诗：“窈窕清宫深，仓琅朱门闭。”钱谦益《宝应舟次寄李素臣年侄》诗：“容貌恐君难识我，且凭音响撼仓琅。”悬鱼构件是实用与装饰的结合，有装饰、防水和寄寓三种功能。在悬鱼的装饰构件中，大部分雕有两条鱼尾部相离相接或相交对称的鱼，寓意“双鱼喜庆”。“髹文横几”，指横陈在涂上黑漆纹理的香几，即放置香具的几案。髹，赤黑漆也，借指以漆涂物。与炉瓶三式（香盒、香炉与匙箸瓶）联系最密切的，当属香几。用香讲究环境，好的香料须搭配好的香具，而好的香具则要求好的几案摆放。清人对放置香具的几案，及其与香具的搭配，在艺术上较前代更富审美要求。“袅袅翠线通吟魂”，描状袅袅青翠之香烟，逗惹吟诗之魂，写出香道与诗道相通之境。诗者，不平之鸣也，所以下面接云：“缪绕皆传不平意”。篇末，用周密《天香》词精妙的属对——

“碧脑浮冰，红薇染露”<sup>[29]</sup>248之意，碧脑，形容龙涎香浮于水上，其烟碧色。红薇染露，以蔷薇花露之香喻龙涎香。陈敬《陈氏香谱·蔷薇水》：“大食国花露也……以之洒衣，衣敝而香不灭。”曹贞吉（1634—1698）《天香·龙涎香》词亦有“红薇露湿，早酿就都梁佳致”之句<sup>⑪</sup>。

第二首模拟并次韵李商隐《烧香曲》的清诗，是翰林院编修沈初的《拟李玉溪烧香曲次其韵》：

珠帘漾月垂鱼鱼，玉瓶花谢霏残须。茱萸古锦开鸭炉，蜡盘双照黄金蕖。縠纹细炭蕙微炷，烟染屏山画鹦母。柔情缕缕结回肠，暗向深宵一丝吐。都梁迷迭瘴海昏，远随绣幃扁朱门。芳心未死便摧折，不信余香能返魂。空庭飒寒流夜气，镜槛徘徊可怜意。灰沉火冷更漏催，眠去先愁梦中事。回首熏衣曙星度，欲送行人怯苔露。<sup>[30]</sup>卷四

沈初（1729—1799）著有《兰韵堂诗文集》。这首《烧香曲》编入《兰韵堂诗集》卷四“木天集”，此集所收作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癸未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己丑之间。前有小序云：“癸未入词馆，馆师月一课外，酬应之作可存者无几。丙戌散馆，丁亥冬入直内庭，并酬应亦稀矣。今编癸未迄己丑夏所作之诗为木天集。”可见是地道的馆阁之作。若参以上面一首程晋芳《烧香曲用玉溪韵》，除俱用义山《烧香曲》原诗韵脚和次序之外，写作时间同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可以推测，两诗极有可能为同时之作。其中“芳心未死便摧折，不信余香能返魂”，反用典故，沉雄老辣，颇为警策。

第三首模拟李商隐《烧香曲》的清诗，是女诗人赵德珍的《拟李商隐烧香曲》：

银河耿耿如户案，深院风清夜将半。玉箫声断碧云流，博山炉蕙红兽炭。吴娇越艳楚宫妃，乌髻盘鸦蝶簇衣。捧出玉龙香笃耨，喷来金虎烟霏微。水晶帘幙波光冷，宵深露气团清景。风城银箭度声声，长门望断君王幸。月色空明十二阑，清衫薄袖曳冰纨。鸾声入树昭阳暖，玉佩添香长信寒。芳菲莫达君王所，敢惜寒灰弃如土。<sup>[31]</sup>558

赵德珍（1769—1801）著有《得月楼存稿》。陈焯曰：“杨振岩于高有声庠序，余戊申权平湖学



时,颇器重之。是时于高与德珍结褵未久,曾言及为德清赵氏婿,而不言闺中人能诗。迨戊午应试至杭,始出其诗相质。”<sup>[32]</sup>卷四十 赵德珍的《烧香曲》,未用义山原韵,但最得义山之神韵,义山《烧香曲》原诗,咏香而寓失宠之思,通篇虽围绕烧香之事,却写尽宫嫔的悲哀。赵诗之拟作,则以宫女望幸口吻,比拟香事,虽词华满眼,而哀怨之情,倍加令人动容。“鸾声入树昭阳暖,玉佩添香长信寒”,尤得风人之致。咏香之作,由清初的借物寓意,到抒怀寄慨,以至融入情思,可谓三个发展阶段。而融入情思到赵德珍诗作这步田地,值得以之作为收束。

香与诗,一个属于物质,一个属于精神,因诗人笔下的咏香而相遇结缘,香者,芳也、美也。寻芳嗜美的诗人,与香由此结下不解之缘。品诗的第一境界是化境,人与诗,情与景,融而为一;品香的第一境界亦为化境,被香所美化之境界。寻常之物,一旦被美化久之,极易渐趋审美疲劳,令人索然,唯品香不然。书香可成门第,诗香则更富有韵致。燃烧于有清一代的物质之香早已消散,如过眼云烟,而精神之香馥却借咏香诗,长传于世,留存至今,突破有限,逸入无穷。以上钱谦益《和烧香曲》之“灵飞去挟返魂香”,陈维崧《烧香曲》之“惟有香烟与依似”,王昊《烧香曲》之“炉边缕篆尚青青”,还是乾隆《烧香曲》之“小炷沉香灰半残”,爱新觉罗·永忠《烧香曲》之“金篆添香红火热”,刘墉《烧香曲》之“博山双缕紫云翔”,毕沅《烧香曲》之“丝丝缭绕如妾思”……,体裁有同有异,而角度则各有偏重,风格亦各有特色,但同样折射出清代香文化的繁荣兴盛之貌,成为贯联有清一代咏香诗的重要线索,不愧是中国香文化发展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 注释

①钱谦益《和成社初会诗》序:“定远帅诸英妙结社赋诗,武伯以《初会诗》见示。寒窗病气,聊蘸药汁属和。劳人之歌,不中玉律,聊以代邪许而已。”详见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十三《东涧诗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②段成式《酉阳杂俎·天咫》:“旧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异书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李贺《李凭箜篌

引》:“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姚文燮注引明何孟春《馀冬序录》:“吴刚字质,谪月中砍桂。”③详见周法高:《读钱牧斋〈烧香曲〉》,《联合书院学报》第12卷第13期,1975年版,第11-19页;又收入《香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选粹(1950-2000)》诗词曲篇,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④此诗又见于明王彦泓《疑雨集》卷三(清光绪郎园先生全书本),尚未能确认其归属。⑤顾可学(1482—1560),字輿成,号惠岩,南直隶无锡县(今江苏无锡市)人,顾懋章之子,顾可久之兄。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正德中,官至浙江参议,后被劾落职,家居二十余年。嘉靖时,世宗好求长生,顾可学自言能延年术,用重贿进严嵩,官至右通政。曾以《医方选要》、秋石、红铅等进献。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拜工部尚书,寻为礼部尚书,再加太子太保。世宗为顾可学延年术所惑,采芝求药,中官四出,大为民害,顾可学被称为“炼尿尚书”,当时传言:“千场万场尿,换得一尚书”。嘉靖三十九年卒,谥荣僖。有《覆瓿集》《谕对录》《焦弱侯献徵录》等。《明史》归入佞幸列传。⑥嘉定钱粮案,是清廷以拖欠钱粮为名,将嘉定在册诸生全部下狱,限期清纳,并革去功名。此案性质与下年发生的“奏销案”相同,都是清廷恼恨江南士人对新朝未尽帖服,为示威压,借故构陷罗织而成的大案。因此冤枉者颇多。详见清王家桢《研堂见闻杂录》。⑦奏销案,是清初以抗粮罪名严惩江南士大夫的事件。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廷以江南赋税累年拖欠皆因官吏作弊、乡绅包揽隐混为由,谕令户部及地方巡抚彻底清查。次年,复制定条例,规定凡绅衿欠赋达八九分者,革去名色,枷两个月,责40板,仍追缴钱粮;三四分以下者,责20板,革去名色,免枷号。顺治十八年(1661年)六月,江宁巡抚朱国治奏称苏、松、常、镇四府抗粮者多,造册送部,内列各府及溧阳县未完赋税之文武绅衿13517名。清廷敕部参议。部议不问大僚,不分多寡,在籍绅衿按名黜革,现在缙绅概行降调。册内2171名乡绅、11346名生员遂俱遭降革。初议将抗欠者解京严加议处。后限旨到之日完欠者免其提解。欠赋绅衿遂典产售田,四处求贷。宦宦世家因此家破业毁者不在少数。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清廷下特旨释放解京者还乡。其被蒙混奏报、影冒立户或挟嫌未注销者亦多昭雪。但经此变故,江南士风一度不振。上海县仅剩28名完足钱粮的秀才,仕籍学校为之一空。参见孟森《奏销案》,《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清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伍丹戈《论清初奏销案的历史意义》,《中国经济问题》1981年第1期。⑧高奕《传奇品》评吴梅村戏曲为“女将征西,容娇气

壮”，移以评其诗，亦很贴切。⑨参见陈才智《“红袖添香伴读书”溯源寻流（上）（下）》，《古典文学知识》2016年第4期、第5期。⑩《百喻经·小儿得大龟喻》：“凡夫之人亦复如是。欲守护六根，修诸功德，不解方便，而问人言：作何因缘而得解脱？”王安石《望江南·归依三宝赞》词：“愿我六根常寂静，心如宝月映琉璃，了法更无疑。”⑪袁枚《随园诗话》卷十：“鱼门太史于学无所不窥，而一生以诗为最。余《寄怀》云：‘平生绝学都参遍，第一诗功海样深。’寄未一月，而鱼门自京师信来，亦云所学，惟诗自信，不谋而合，可谓知己自知，心心相印矣。”详见唐婷：《随园诗话译注》，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73页。⑫详见蒋景祁《瑶华集》卷十一，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都梁，也是一种香名。曹植《妾薄命》诗之二：“御巾裹粉君傍，中有霍纳、都梁，鸡舌、五味杂香。”吴均《行路难》：“博山炉中百合香，郁金香合及都梁。”王观国《学林·五木香》：“盖谓郁金香、苏合香、都梁香也……皆蛮所产，非中国物也。”

#### 参考文献

- [1] 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2]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卷下[M].上海：世界书局，1937.
- [3] 刘安.淮南鸿烈解[M].四部丛刊景钞北宋本.
- [4] 玄奘.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M].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 [5] 道世.法苑珠林[M].四部丛刊景明万历本.
- [6] 张尔田.张孟劬先生通堪书题[M]//史学年报，第2卷第5期，1938.
- [7] 熊文举.雪堂先生文集[M].清初刻本.
- [8] 严熊.严白云诗集[M].严有禧刻本，1754（清乾隆十九年）.
- [9] 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0] 钱林.文献徵存录[M].有嘉树轩刻本，1858（清咸丰八年）.
- [11] 陈维崧.篋衍集[M].华绮刻本，1761（清乾隆二十六年）.
- [12] 陈维崧.湖海楼诗集[M].清刻本.
- [13] 饶智元.明宫杂咏四百七十三首[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 [14] 刘水云.明清家乐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15] 黄印.锡金识小录[M]//中国方志丛书·江苏省.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
- [16] 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
- [17] 王昊.硕园诗稿[M].清五石斋钞本.
- [18] 陈廷敬.午亭文编[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9] 金农.冬心先生续集[M].清平江贝氏千墨庵钞本.
- [20] 应一平.心灵对话：中国古代绘画精品探赜[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
- [21] 李稻塍.梅会诗选：三集[M].寸碧山堂刻本，1767（清乾隆三十二年）.
- [22] 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M]//故宫博物院编.乐善堂全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 [23] 爱新觉罗·永忠.延芬室集·乾隆二十三年戊寅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24] 刘墉.刘文清公遗集[M].刘氏味经书屋刻本，1826（清道光六年）.
- [25] 王芑孙.渊雅堂全集：编年诗稿[M].清嘉庆刻本.
- [26] 毕沅.灵岩山人诗集[M].经训堂刻本，1799（清嘉庆四年）.
- [27] 乐志移诗录：卷二[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1册.影印清光绪刻本.
- [28] 程晋芳.勉行堂诗文集[M].魏世民，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2.
- [29] 增订注释全宋词：第4册[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 [30] 沈初.兰韵堂诗文集：诗集卷四木天集[M].清乾隆刻本.
- [31] 赵青.嘉兴历代才女诗文徵略：中册[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 [32] 阮元.两浙輶輻轩录[M].清嘉庆刻本.

## Incense Poems in Qing Dynasty: Focus on Shao Xiang Qu

Chen Caizhi

**Abstract:** As a beautiful landscape of Chinese incense culture, incense poems in Qing Dynasty is the great success of the past. Focus on Shao Xiang Qu, we can see what it looks like. As the master of Early Qing Dynasty poetry, Qian Qianyi's poem was regarded as the first step of incense poems in Qing Dynasty, then Chen Weisong, Wang Hao, Chen Tingjing, Jing Nong, Li Zongwei, Hong Li, Yong Zong, Liu Yong, Wang Qisun, Bi Yuan, wrote Shao Xiang Qu as well. Some not only one. These incense poems, had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style and angle. There are important clues to the Qing Dynasty's incense poems, reflected the appearance of the flourishing of the incense culture in Qing Dynasty.

**Key words:** Qing Dynasty; incense poems; Shao Xiang Qu

[责任编辑/周 舟]